

豫章叢書

第六冊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 胡直 正甫 譔

談言下

戎夷違齊如魯而復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爲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爲弟子拔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

古二卷之二
誠知道則雖爲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羸之流
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諷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眾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
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
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
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玻黎之鏡鏡面廣尺五內
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福樂
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
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
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
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
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
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

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保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鉄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殆則鮮不成鼉市也東海之濱有蜃開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爲鳥

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身則鮮不墮蜃氣是故惟大人者眎天下爲鼃市不以欲熾眇貴富爲蜃闢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爲天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宣王嘗獵於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扁鑰固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熊因納櫃中乃扁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

昇一櫬入店夜久腦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
啟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
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
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櫬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
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是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
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
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鉤怨而獨任以
政人不能問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贍貧窮

祿賈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敵血葵丘責
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
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
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
刁以蠱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
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乎遂蒙衣襖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
七日尸蟲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
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
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

大邪三其尚可以爲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
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
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瀆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
急仲固導之內亂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戎其若文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難
刪亂誅韋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
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相
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

且明也橋陵喪事已踰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灑泣旣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穫示重黍盛兼知民艱可謂能繼然爲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欵比狄超風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旣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搥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徬徨望賢朝食不供頓輿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縉貴妃宗廟立墟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旣晚乎明皇晚節詔

天下祖奉立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員尤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創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尙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韋王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韋移祚且十

之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
又稱葬將篡時挾漢婚己女爲平帝后平帝崩后年
才十八爲人婉嫕有節操葬旣篡乃更號黃皇室主
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葬不能強也及漢兵
誅莽燔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葬之
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爲作符命而其
女獨不欲更節且爲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
不以習易若葬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
道以爲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驗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
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
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
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爲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
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
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
帝號爲王以黔首葬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燁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姐姪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兵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自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眾謀除大憝遂獲侯封超任宮卿至鄧太后
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冀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耶第擬諸天家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罹陷毒盈海宇曹節張讓彌爲
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
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禦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尙寡
玄宗中官稍稍旨者卽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胡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杜國尙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璫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繆托匪人謀用不臧甘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撾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扇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殲國亡室闔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尙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噫而卒
無裨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僖宗吟曰乾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掀唇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闢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闢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賚功唯貴無惟
名器唯思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